

我与城

## 澄溪流迹绣桃源

## ■解黎晴

相传古澄溪之源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杨溪桥镇牯牛山中的仙池界北坡，淌过海拔1028.1米沅江与资江分水岭之一的乌云界上下重重叠叠的高山峡谷，左冲右撞飞泻到透迤得十分神奇的古洞湾，冲积成一片沙丘小平原，这便是沙坪。

乌云界下，银壶山口，牧羊人一曲竹笛，仿佛挂在悬崖峭壁上的树枝间的野花；过山的云朵也缓缓停留，似乎是驿路栈道上的古巷蜿蜒在苍山幽蓝的夹峙里。

从夹峙的银壶山嘴吐出一匹雪练似的激流，于1924年初始，幽幽地在沙坪和油溪携手的滚水坝与放筏驾排的河湾分手，沿块石浆砌好像丽江流泉的古街水渠，馆住朵朵白云走进依山势而筑饰有雕刻的旧式木构住宅，并夹着青砖楼房的多场和两条南杂百货土产的十字老街；她嬉戏于瓦檐遮没下的窗口，一路随意地倾听古镇上猪贩碰盏豪饮的叮当声，然后，一头扎入豁然开阔的山湾。

河面上，横卧着一座灰白色的水泥涵洞桥。那手提折叠伞的行人，从桥上悠然踱过；拉车赶驴的脚夫，从桥上吆喝驰过；肩挑茶油的山里客，从桥上“嗨哟”踏过；骑车送信的邮递员，从桥上响铃飞过；披麻戴孝的，从桥上流涕而过；迎亲嫁女的，从桥上叮嘱而过——

悠悠澄溪河哟，我的那一脉山湾！

我即将款款离去，一种怅然若失的悠悠离情和缕缕别绪揉搓着我的五脏六腑。向你作一次近乎告别的辞行吧，我的竹筏滑动在你白鹭纷飞的河谷。

溪岸没有纤纤的芦苇，只有悬崖峭壁上横伸出的枝叶垂吊着挂满浆果的藤蔓，长发一样地飘散在河面上，觅食的游鱼竞相追逐浮动的阴影。那一字排开如荷戟的古代战士列成长队伍的峰岭，围抱着跑马川头枫树杈上叽叽喳喳的长尾巴喜鹊……

骤然瞥见一篙之外，泊着两只渔船。舟头的竹篙，立着一对翠鸟，依依相偎似乎坠入情网；即使筏到眼前它们还凝神不动，那浑身的翡翠，酷似两只精美的玉雕。

最清幽的是崩陡崖的那一段水程。偶尔在河岸的古樟浓荫下，两株老棕用竹篾捆绑的跳板挑入河心，临流搓洗的红衣女子，把迷人的身影投入清澈的深潭。

对岸山顶上，一个樵夫身上背着扁担，剪影似的伫立着，沉默良久后，终于忍耐不住，面

对一河悠悠流淌的心事，扯开嗓门粗犷地唱起来：“郎在江边哪等妹来呢，上船哪有呃不湿鞋，阿妹是柴郎是火呃，干柴近火啰燃起来……喂哟！”悠长、浑厚的歌声，夹杂着几声犬吠，飘落筏上，让人沉醉。

此情此景下，清代桃源文人罗文翰所咏《腊日沙坪晚步》的诗句不觉涌上心头：“空山叶落白云飞，拄杖行行酒力微。浅水舟横生细浪，隔林人语见柴扉。乡村有梦谁先觉，乌豆无多马亦肥。徙倚溪边岁垂尽，一腔闻笛野樵归。”诗中的

风光描写多么自然、清新，诗人的状态又是多么闲适、风雅！咀嚼着满嘴的诗味，竹筏已漂泊在一丛丛菡萏随风翻卷宛若绿云的溪流，这便是秀美的湖湘坪。

湖湘坪，既有莲花如雪的菱荷与烟波潋潋的深潭，更有森林茂密的净水庵下、山泉如带的赛五龙里——破山而来的大观溪一路抒怀，从遥远的乌云界奔向郑家驿涵闸，与澄溪合流发表滔滔的宣言……

又一位清代武陵诗人文曜在描写深秋时节风景的《入澄溪》一诗中用“大江南口入，滩险细流清。浅舵呼高急，冲波长石横。芦花沿岸雪，竹霭匝村晴。何处寻幽异，三门震旧名”来描写澄溪的幽、险、秀、野，寥寥数语，揭示了澄溪的全貌。

品赏着文曜的澄溪诗韵，不觉抵达桃源县著名的“十八景”之一——“四台浮翠”胜景，然后顺流而下，只见两岸石峰悄悄退出，溪面也变得宽阔，夕阳璀璨宛如黄金。此时，竹筏已漂出美丽的峡谷群，缓缓驶入澄溪河瑰丽的黄昏……

澄溪桥，原来是澄溪河这部抒情长诗的最后页码，我的情思将在诗集中打上小小的句点。

悠悠澄溪河哟，我的那一脉山湾！你原始的野性被一座又一座大山驯化了。你这出没在山野间的神的精髓，令莽莽大山一次又一次地思忖、一回又一回地问津……



## /// 闲思随笔

## 晨行山间 观雾听蝉

## ■风凝

清晨，大地苏醒，山野万物睁开惺忪的眼。青山妩媚，碧水妖娆，晨雾为其披上一层神秘的轻纱。行走于雾霭烟横的山水之间，每一步都充满了诗情与禅意。

那悬崖峭壁上顽强生长的松柏，正以最坚韧、强劲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力量；那幽僻小径旁肆意绽放的野花，正以最自在、随性的方式，闪烁着生命的光芒。寻常之景、平凡之物，在晨雾之下，别有一番风韵，让人不禁驻足遥想，试图探寻其背后的故事。

深山密岭，总会给人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在小路拐

弯处，生着一棵看上去很老很老的树。在老树苍劲的枝丫间，伏着一只叫声听上去就很勤奋的蝉。我小心翼翼地靠近，生怕惊到它。但直至我的手指触碰到它的时候，它也丝毫没有要躲避的意思。它栖息于树林间，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却不吝昼夜地鸣唱。在晨雾里许是觉得安全了，它和它的伙伴儿们唱得更欢了：或开怀高歌，如行云流水；或浅唱低吟，似弄琴抚琴；或时断时续，时起时落，像远方缥缈的竹笛……这歌声，织成一张密集的网，散布在山野的每一个角落。内心浮躁之人，听到的是聒噪杂音；心里有一片澄净之海的人，听到的

是绝妙的天籁之音！

我突然联想到，自己曾在内蒙古大草原等日出时，亲眼见到马、牛、羊在雾中吃草的情景，惬意而又安然。草原日出，如一场盛会，开场的舞者正是不羁的马、牛、羊。它们比太阳起得还要早，那时，周围已氤氲着一层若有若无的薄雾。草原上的生灵，大概是最会享受晨雾的。几匹马驹尽情撒欢儿，老牛和小牛犊互相依偎，几只羔羊啃食着那带着露珠的嫩草。渐渐地，东边泛起了红晕，很柔和，紫花地丁在这温暖的色调里伸起了懒腰。不久，红霞铺展开来，周围越来越亮，芨芨草在微风中摇曳的身姿清晰可见。晨

雾挥挥手，散去了；露珠眨眨眼，滑走了。定睛一看，太阳变魔术似的，完全跳了出来，一场草原盛会正式开始。

上苍当真不辜负每一个早起的人。薄雾与轻烟笼罩下的世界，浪漫朦胧，使人心也轻轻腾起，似在云间漂浮。行至山顶，大风卷起云雾，显出高深莫测的样子。云雾在脚下翻滚、升腾，忽地聚在一起，如花团锦簇；忽地四散开去，似天女散花；忽地掠过村庄的上空和蜿蜒的溪流，如丝带，似炊烟，又或者是别的什么，难以言状。大自然中的妙趣，总有人力不及描述之处，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沉醉其中，边走边悟。那霸道的白，

仿佛能让世间的一切湮没其中。远处的山峰只留下浅浅的、淡淡的影子，宛若蓬莱仙岛。花半羞，草含烟，人与雾完全相融，身临其境者，便都成了善思善悟之人。

回首来路，弯弯曲曲，像一根缠绕在山体的藤条。想来，牵牛缠篱笆，南瓜绕柴门，这世上的每一种缠绕，都是命中注定的。晨雾散尽，蝉声依旧，一颗心就安放于此，如同少时与调皮的玩伴游荡在山野果树下，耽搁到天黑前行将迷路的日子。那时候，等我的那盏灯就在山脚的土坎儿下。小小的院子，小小的老屋，温暖而幸福。推门，爷爷在、奶奶在，都在，都在……